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之五

說

丹說贈陳景和

丹出井中玉質而日色蓋至陽之氣所成知丹之名則知丹之實矣希夷先生陳國南所傳六十四卦圖丹之道具是魯山景和非國南後人乎好外者內之景象也如好之有圖南之圖在

藥說贈張貴奇

人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有是言也張貴奇可設藥肆三十年餘自前至今如一日其生藥精而不倦於治

擇其熟藥真而不雜以偽廣其得效外高人傳授丹法墨法與衆迥別養命者服之而效濡豪者用之而良取信於遠近有年矣而敝衣藪形安守其業恬然無欲豈競貪利之心庶幾乎古之所謂有恒者歟抑子厚言如宋清市藥而不爲市人之行余必貴可亦云

丹說贈羅其仁

丹也者至陽之氣所成也似朱非朱似赤非赤丹之色也似玉非玉似石非石丹之德也古之真人陽純陰絕玄真初也以無象有用鈔非鈔用汞非汞成之而溫養

便精神魂魄混合不離可以長久者內丹也及其究也少用象無用鈔爲鈔用汞爲汞成之而服食使骨肉血隨消鑠俱融可以升舉者外丹也後之名醫以藥濟世爲之湯以治經絡爲之散以理中焦爲之丸以達下部而丸之別或名爲丹何哉蓋以其匹配陰陽依造化可以愈沉痾可以扶危急可以救平暴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延年益壽雖醫之用而有仙之功焉其名之曰丹也不以此乎廬陵羅其仁克紹父之業工鈔汞交媾之術昇鑪烹煉之法推其餘爲丹藥以療未病之人其爲人慈善篤實志於利物不志於利己其爲丹也既有仙

之功其爲人也又有仙之行矣功行可仙則丹非凡丹也
也得是而服食焉者不謂之得仙丹也歟

琴說贈周常清

昭文善鼓琴而文之綸施及文之子何也以其伎之異乎
乎人也蓋若僚之九秋之奕養叔之射造父之御然苟非
精於其伎有以自好則不終其身而廢業者有矣尚能
家傳世守之耶廬陵周大江挾琴遊士大夫間號爲琴師
莫之可儼也其子常清行其父之伎延祐戊子春予與同止
宿石再夾日每於隔壁聽其吟弄之妙塵累爲之頓消於是
深服其伎之精予自少有志於樂嘗聞

亡樂派絕學之無由夫八音之中華本無當於五聲匏
竹土之與金石五聲雖具而其節奏不過教坊燕樂絲
之一音若箏若箏若篪若瑟若琵琶非古雅樂器無足論
者惟琴瑟古樂器也瑟之器雖古而聲亦今庶幾可以
古者琴而已琴之譜調超出俗樂之上然自古及今不
知幾變矣更造改作者果皆石夔師曠其人乎抑亦猶夫
人也唐宋盛時韓子歐陽子所聽之琴猶不免可憾况
後此者乎以予所知未百年間已變三譜愈變愈新其
聲固有可尚而纖穠哀怨切促險躁或不無焉淳古遺
音和平安樂澹泊優游之意其亦若是否也世之能琴

者往往非儒能儒者又不知音欲與論此而無其人大
江儒者也而精於伎常清婦省其以予言質止于家庭
他時再會必有以起予者故於其行也幸此以贈

丹說贈劉莫

劉莫仲山通醫之書明醫之理傳醫之方得醫之法其
辨脉也精其識證也決其用藥也密而不緩奇而不險
其又功也全多而失少又遇異師授丹法其上之却老
還童者頗秘未暇問其次之濟世活人者嘉與衆共之
藥物有交媾火候有進退有烹煉有溫養宜其妙合陰
陽巧奪造化而愈難愈之疾良彌長之壽也是豈可與

藥市市藥者同日語

丹說贈吳生

有神仙延年之丹有神醫愈疾之丹寶珠而名一葛溪
吳仁叔丹藥作效於人多矣取信於人久矣一門二弟
同得其法今見其弟如見仁叔焉

文泉說

昌化縣主簿劉自敘言其所治縣有隱士陳曉仁博學
能文以文泉號其所居之地予問之曰文泉者舊有山
名歟抑新為之名也簿曰地有泉而陳以文之一字名
之爾予曰人稱蘇明允為老泉者以其地有老人泉故

借其地以號其人非新創名也惟柳子厚謫居井溪之側特以愚名其溪元次山在南方徃徃為水立新名道州有水名濂溪者亦次山之遺教其後周茂叔先生寓江州城外取道州舊地名名其書院曰濂溪蘇子瞻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謂其取廉之義以名溪而旁加水字也泉之名為文者其亦昔人以愚以廉名溪之意與然愚非美名廉亦一善而已昔人薄於取名蓋如此若文之名則其義甚大非愚與廉所可同也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有人之文天地人之文具備於聖人之身堯舜禹湯文武而下惟周公孔子可謂之文也故曰文下在茲平秦漢以後儒者不知道惟以三語之工為文則既以公為子瞻嘗言吾文不萬斛泉源以言語之工為文者倘能如蘇子瞻殆亦庶幾焉夫水天下之至文也而泉者水之初出陳君以文號其泉自負豈淺淺哉最下猶當為蘇子瞻溯而上則周孔之文又非子瞻之所得聞者名之浮於實君子必不為也錢簿請錄吾言辭不獲遂書以遺

松友說

松木之貞堅也其為友者為誰魯論美其後凋蒙莊美其冬夏青青皆與柏並稱然則柏其松之友乎戴詒美

其實四時不改柯易葉則不止與栢俱而又與竹儼世俗亦以松竹梅為歲寒三友然則竹梅其松之友乎人之可與松友者必如栢如竹如梅而後可盤桓於孤松之側松所交者晉淵明也吟哦於二松之間松所交者唐斯立也番陽陳聖舉嗜書有清致以松友名其居夫不以我友松而松與我友者其節其心當有以肩陶而軼崔不然松之為松絲羅施之矣何以表然特立於栢與竹梅之上哉臨川吳澄為作松友說

水花說

清江鎮李巡檢廉惠人也所泚之地瓦屋有霜結為水

花爰圖其狀以羨侯客傳其圖以示予予為之言曰凡天下之物每有多有者為宜希有者為異妖者宜則祥者異也常者宜則怪者異也其妖其祥其常其怪亦謂之宜或謂之異在天在人一也夫廉恥道喪貪濁成風瘠人肥已殘下罔上者比比而是於斯時也而有其人焉以清謹為行以寬厚為政乃見於卑小之官遐僻之地豈其宜哉異也有電有雷有風有雲氣候嚴肅則露凝為霜雨凝為雪水凝為冰天之常也若夫霜堅成冰冰鏤成花稽諸前志參諸樵記其似此者於昔為間見於今為非常豈其宜哉異也由此觀之李侯人之祥

也冰花天之怪也衆皆若彼侯獨若此惟其祥故在今
以為異常時所無一旦所有惟其怪故自昔以為異夫
人之異非必有以感乎天天之異非必有以應乎人二
異於一時適相遭吾安得不以人之異者為斯時喜又
安得不以天之異者為斯時嘆也哉

觀瀾說

予家有清池可十畝冬夏混混不竭月夜乘舟扣舷蕩
漾其間彷彿赤壁之遊之樂地四平無山林障礙微風
發則粼粼淪連倡披續紛如綺如縠如鱗如鬣不可勝
狀有天下之至文馬大父嘗結廬西南涯開軒面之曰

觀瀾軒有客難曰瀾之雄偉壯盛者長江大河之流洞
庭彭蠡之潏也今以一勺之水而觀其所謂瀾得無見
笑於天吳哉主人答曰子知孟子之言觀瀾者乎觀水
有術必觀其瀾蓋貴乎水之有源也潢潦之水雨集而
盈雨止而涸何瀾之可觀若夫有源者則異是彼之經
數千百里而來合數千百川而一者有源也此之歷四
時千載而如一日者亦有源也有源既同則有瀾亦同
也泰山之與秋毫政未可以大小而殊其觀於是客無
以應也金谿洪右恢廓尚義所居有觀瀾閣浚渠道溪
引活水至前於予之大父同其趣蓋有源之水不必

如長河大江洞庭彭蠡之廣且深而者可觀也青田陸子近嘗大儒之知道者洪君生不同時而與同口增修祠宇以表欽慕是必悠然有會於其心茲非所謂有原者耶聖言之大然有原如是其有濶可觀也固宜竊慮時人未達洪君之所以名其閣之意也故述予六父之荅客難者以論

虛舟說

真定趙時中庵其燕坐之所曰虛舟蓋取諸莊氏書夫彼之所謂虛也者謂有其舟而無人主之也大槩莊老氏之學無心待物若無主之舟然任其汎汎於水中雖偶觸他人之舟而人不怒以其無主而非有心故也待物一皆無心倘或傷於物物亦無憾於我故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雖有已而已無心雖有舟而舟無主是之謂虛虛舟者虛己之喻也其遠害之計高矣而終不及吾聖人之中道吾聖人之舟有主而實非如彼之無主而虛也然操之以節度行之於空際百艘並進狹澗相遭其舟亦無所觸既無所觸誰其怒之彼無主之虛舟固為無心而亦有時觸人之舟人雖不怒心實不悅吾聖人之舟未嘗有觸於人人不惟無怒於心而其中亦無不悅之意蓋莊老以無心待物聖人以公

心應物其心公雖曰有心亦若無心利之而民不庸
之而民不怨又奚啻能使無心之人不怨其觸而已噫
古聖人邈矣吾於後世得漢相諸葛武侯焉瘦立李平
被廢黜而終身無怨尤感之至於垂涕非其公心足以
服人而然歟豈必如老莊之無心也哉時中方以才名
為世用與其學蒙更之無心而縱無主之虛舟孰若學
漢相之公心而運有主之實舟乎

春谷說

河南趙和卿以春谷名其居予聞陶唐命官羲氏司春
而名其嬴日之處曰暘谷暘之為義因取日以之暘

以春暘之温春谷之春亦猶暘谷之暘也歟蓋河南為
大地之中得氣候之正匪特每歲之春然也世道太平
而萬物皆春惟河南為尤盛周公營洛而驗諸陰陽風
雨之和其事遠矣前二百年有邵子自衛來居而以叔
天下春歸之肝肺自幸和卿河南人而曰春谷夫誰曰
不且然天地之氣與化移易又不知今之河南視昔何
如也和卿宦遊四方鮮或歸其鄉則亦隨所在而皆春
谷奚獨河南之谷可以為春乎春之時在天地為元在
人心為仁元者藹然發生之理仁者盎然惻隱之心存
此心之惻隱以同乎天地之發生則春吾心也靈明四

達何徃非谷而豈係乎身之所居也哉和卿賦管慈良而施於政者多寬惠此其所謂春谷者也擴而充之與天地之春如一在乎人而已

方舟說

舟所以濟不通也士特舟大夫方舟諸侯維舟天子造舟其多寡不同何也示有等也南面之君由天子下達於諸侯北面之臣由士上達於大夫臣之位至大夫而極士之志期於大夫而止龔仕璋士也而以方舟名其燕坐之所蓋以大夫自擬者歟方舟濟川之具也濟世必以人備濟川必以舟欲得舟之用宜備舟之材古之

舟剝木而已後世解木為片編以為舟一舟所須其材不一也有一不備舟不可以成濟川之具其難如此濟世之具豈不尤難於舟也耶如夫子之上聖孟子之大賢備全人之能乃可為濟世之舟也義理有一之未瑩才藝有一之未優臨事鮮不致缺敗卿相王文公學孔孟而志伊周節行文章為天下第一若官爵若貨利若聲色外物之欲一毫不入其心及其為相設施竟不滿意人其意甚於濟世之不易能也惟完舟能濟川惟全人能濟世以荆國所志所學猶未得為全人也況不及其萬分之一者乎夫濟川者聚木材成完舟若楫若維若櫓

若帆靡有不完而後可以浮之江湖之中置之風濤之衝而無滲漏覆溺之虞者學不至孔子孟才不逮伊周則皆未完之舟也其可輕試於一濟哉仕璋字民望吾同鄉人也因其所名而勉之以完具作方舟說

寬君說

京兆邵信可以寬居扁燕坐之室臨川吳澄問之曰何謂也對曰寬者仁之德居者以之宅心也澄遂為之說曰人性所有仁義禮智四而四之仁其一尔四而一之仁其統也仁之量宏仁之施博故狀仁之德寬為首然天以是理賦於人木之神曰仁金之袖曰義仁之德為

寬義之德為猛二者可相有不可相無若專於一則偏矣金之神王於西而秦俗徃徃尚義信可西人也持身峻潔泣政勇決其所得於天者義之分数多蓋欲擴仁之寬濟義之猛俾所由所居義與仁合而以寬君自憇也聖賢之學使人變化氣質損有餘益不足裁其偏而約之中寬居之扁殆古人佩韋之意乎抑嘗觀夫子所言寬者寔居上臨下之本論語末篇記帝王出治大槩寬則得衆一語亦冠信敏公之前寬之用大矣哉究寬之用可以該仁之全匪特可以濟義之偏而已其量無容而并包其施廣被而普及八荒皆我闔四海猶一家

寬居則然也此仁所以為天下之廣居者夫信可名思
誠初以儒而仕繼為一道臬司之輔又為兩路民牧之
叅充其所到可大受可大任是乃寬居之極功吾將有
俟焉

蒙泉說

吾夫子之亟稱於水也果何取於水哉孟子以為取其
原泉之混混也夫泉者水之原也水必有泉為之原其
來者混混而有常是以其往者續續而無盡也苟無是
泉則溝澮之乍盈不崇朝而已涸湖澤之極深曾幾時
而亦竭水之有貴於泉者如此泉之名不一也爾雅名

其所出已有三名之殊世入名其所見異壑百千萬名
之衆曰甘泉者味之宜於飲也曰寒泉者氣之宜於
救暵也曰清泉者質之宜於鑒照滌濯也推是而名雖
巧歷莫能殫真定河北之雄郡其地有名之泉甚夥而
吾今君崔耀卿之別墅獨專其一滂滂而出涓涓而流
堰之為渠瀦之為池引之導之灌田若干血昔求有名
自言蒙被茲泉之德於是假借易經卦名之字而名之
曰蒙泉其取義則與易卦所謂蒙者不同也何也蒙之
字義巾罍物也其加艸者艸之蔽猶巾之罍焉爾障隔
而冥迷之蒙昧之蒙也覆幬而資益之蒙被之蒙也易

卦所象之泉潛出于山腹之下而未達于外譬如童穉蒙昧所向惠利未能及物者也今君所名之泉顯出于平地之上而遙達于遠隨其流注蒙被所潤惠利已能及物者也前此固有以蒙名泉者蓋取易卦蒙字之義今此之以蒙名泉者非取易卦蒙字之義也一以蒙昧之蒙而名一以蒙被之蒙而名蒙之字雖同而蒙之義則異蒙之名雖舊而蒙之義則新廬陵文士劉道存主崇仁簿為官長作蒙泉記鎮陽之山川形勝崔氏之家世閱閱該載贍穰茂以加矣予復因令君蒙被茲泉之言而剖折舊名新義之各有當於人俾得所蒙者茲泉之至德也於泉不忘所蒙者今君之厚德云

車舟說

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所以勝重也毅所以致遠也夫可以勝重致遠而行於陸者車也可以勝重致遠而行於水者舟也豫董搢秀才後吾遊也以其廣博也期於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為其捷敏也期於視萬里而起尺視萬古而瞬息故車以為名舟以為字其欲勝至之任致至遠之地而通行於天下者乎雖然予嘗聞諸邵子曰物者身之舟車身我也車也舟也物也物以載我而行者也然我之所以為身豈五藏六府四

肢百骸之謂我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道也道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我之所以為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天也者道為之身也至重莫如道至遠莫如道倘非恢擴堅彊之車舟何能勝其重致其遠者重也遠也身有此道故也苟無此道則雖有車舟無所可載虛車爾虛舟爾出與處與用與舍與身之所值有不同而道無不同也或以道而殉身或以身而殉道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車舟所載匪載我之身也載天之道也孟子有非車之車非舟之舟以載矣又將假有形之車有形之舟

以行於陸以行於水而達于京師仰瞻奎閣清光於九天之上親而大有輔星馬跡而小有即星馬試以車舟所載之身一鑒照於星光之下道果無所欠車舟果有所載則其重其遠我所自有而此身之出處用舍又奚足云

蘭畹說

蘭有君子之德其名見於易係辭傳春秋左氏傳禮之二戴記至屈子賦離騷則其言蘭悉矣蘭有德有用而有益於世匪但載於儒家之書在醫經為草部上品之藥後之註離騷者援據醫經以辨其名物曰蘭生水旁

與澤蘭相似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
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蓋有莖有枝之草邵
子所謂草之本者而今世所謂蘭則無莖無枝草之草
尔豫章黃太史以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
花而香不足者為蕙俗間同聲附和誤以此草當離騷
之蘭寇宗奭本草衍義亦復溺於俗稱反疑本草圖經
為非甚矣其惑也夫醫經為實用設非虛言也其可誤
識哉不知今之所謂蘭者醫者用之果可利水殺蟲而
除痰癖否乎且其種莫盛於閩之漳與南劍交澤鄭氏
考亭朱子皆閩人也豈有不識其土之所產朱子楚辭

辨證既以洪氏所引本草之言為是而復申之云本草
所謂之蘭雖未之識然似澤蘭則處處有之可推類以
得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不相
似古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燥濕不変故可為佩若
今之蘭花雖香而葉乃無氣香雖美而質弱易萎非可
刈而佩者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鄭
氏通志於昆蟲草木略則云近世一種草如茅葉而嫩
其根謂之士續斷其花馥郁故得蘭名誤為人所賦詠
夫鄭朱二先生之辨析如此而世俗至今或誤猶以非
蘭為蘭何其惑之難解也古稱蘭蕙蘭蓋是蘭與蕙蓋

同類蕙者零陵香也菴者香白芷也皆可採而乾之收貯以為香藥經久而彌香非若今人所名之蘭不過如茉莉瑞香之花能香於一時而已章貢連芳潤脩潔士取屈子離騷之辭以蘭畹名其書室屈子所好徃徃與楚俗異芳潤心屈子之心其所謂蘭必不與世俗同因為誦予所聞作蘭畹說以解世俗之感欲人之識真蘭而不惑於偽蘭也

無作說

內息貪嗔癡心外絕淫殺盜事此為學佛初階綺語亦合禁斷我不作以媚人人猶作以奉我人我雖殊罪業

則一作綺語人不如無作試問居士如何如何一吾山人說

字說

凌德庸字說

吳興凌君時中在燕論于臨川吳澄曰某生而父名之冠而字之曰德庸恒懼弗克稱願聞一言澄曰君以儒術吏事為世用方今仁賢大夫之列若而人士之列若而人君所當事而友也若澄鄙儒不通時亦變者奚於此乎問柳澄嘗聞之師矣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為體中因時以為用昔之過也今為

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為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
夫理之常而不易政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
能常而不易執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
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為庸蓋如
此所貴乎儒者之為政以其能得法外意也法有一定
之例事紛至乎前或行同而情異或名是而實非百千
萬變莫能盡一槩諸例而無權則府史自足以治世而
又焉用上夫為近年法家齟齬於例謹雖有賢士大
夫亦縮手斲足毫不敢行其意聞君曾為時郡徵掾
辨疑辟於府反覆數四不置囚藉是得結死豈執一無
權者所能今受知侍御史程公奏署東淮憲屬人甘信
公之不失所舉知君之不負所舉也君勉乎於德性
以杜偷平之體道問學以括權變之用此中庸要願君
持是法其長其必有非常之政聞於人人以為非常乃
德庸之所以為常也夫

饒文饒字說

盱眙饒君少有異秉宏齋包文肅公石之曰敏學字之
曰文饒而為之說臨川吳澄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
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蠨蟹可以及驥
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

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
敏如此也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義理日以精操條
日以謹氣質日以變一身之言動一家之倫紀一國之
政教天下後世之儀範皆文也自可欲有諸已以至於
充實充實而有光輝文其不饒矣乎此古之所謂學所
謂文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學何事執其
書善可觀也饒君資敏而甚有忠吾知其可與其學也
懼夫無以古之學告者則今之學不過學記誦也學詞
章也記誦之博洽詞章之贍麗則曰文之饒也然而非
古之學今學之所以殊為已異人而已為已喻於義也

為人論於利也昔陸子白鹿講席一時深見取於朱子
以其於此剖抉痛快有以切中學者之病也包公嘗學
於陸子之門吾故取其意以補包說之所未及夫異時
不得事意於古學者猶曰科舉之利誘之也今無是矣
而不絕利一原者何也吾不敏且未之學也而有忠焉
所願與饒君共勉之

虞采虞集字辭

善淮因敦相月六虞虞氏二子州突而成既加元服乃
敬其名字采曰采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
爾字用最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道義於

氣禮喻夫承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義在夫集
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苗以長茂予告汝來自誠而明行
有餘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
充虛念念一實表裏無偽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事一
是俯仰無詐盛六周流進退罔覺采匪詞華集匪辯博
希賢希聖尔有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實是圖毋
忝尔元

右十有二章章有十六字

蕭伯宇說

談命者蕭伯宇字順夫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多奇中吾成

之勿易其言也夫幹支之合有從而經緯之離有淑慝
而人生所位之不齊所以為昏明粹駁之分也吾意天
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貴宜其富宜其壽也
得其昏且鄙者宜其賤宜其貧宜其夭也而或不然何
哉吁此吾言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
者天也順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者不可
不知者也諸所言者天乎人乎吁此吾之所以戒之勿
易其言也因書之為字說以贈

周元名辭

昔周元公少依於舅鄭龍圖卒以繼往聖開來學余愧
鄭龍圖多矣周氏其世有人哉其以元名

胡同孫字說

中隱胡君之叔子名同孫而字大中問其說於予予不
敢言亦不敢不言夫大中也者天地萬物同之古今萬
世同之不可以意義求謂不偏不倚非也謂無過無不
及非也然則前聖所執所用之中與中隱君所隱之中
同乎不同乎曰同能知其所同而得之於所獨則幾矣
如未然問之嚴子又未然問諸夫子之孫又未然問諸
唐虞夏后氏三聖人

范謙字說

豐城范謙字君益夫地中有山爲謙山至高也地至卑
也內所蓄者至高而外示人以至卑所以能受人之益
若恃其高而矜且傲則人將曰是堂堂者是訑訑者孰
肯告以善哉吾見其損矣故曰自高者不高況內本卑
也而自高以欺人者乎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非
特人益之天亦益之謙乎謙乎其尚有終

譚適字說

譚適既冠其父奉政公字之曰立之公之友爲作字辭
者尼三復以請於余余何言哉夫遵其途而有行者適

也至其所而有定者立也立不難而適難世有慕京國而遊思故家而還者其行也患不致尔苟至觀京國之麗得故家之安豈有不定於其所者哉余故曰立不難今夫適萬里者不知其歷幾亭堠幾都邑幾山川而後至十里至某如是者以千計百里至某如是者以百計千里至某如是者以千計其途有正者有它者有徑者有岐者出門而迷者有焉中路而迷者有焉行已十之九而迷者有焉迷而復猶可迷而不復終不致矣余故曰適為難顏子聖門之第一人也其行猶不無差失者其復能不遠而已世豈多顏氏子而謂吾行必不迷而

能至也可乎適也欲遵何途欲至何所余若復舉陳編腐談以瀆告而曰此之謂適此之謂立是不誠於心無益於事而負子之請也謹不敢子其問途於已至之人適之而繇其途則至之而立其所也必矣子歸以余言白於公公以為如何

或問立之義曰定脚之謂立動脚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脚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於禮之立並同豎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於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

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此猶論語本立道生之立言植
立愛親敬長之心以爲愛敬他人之本字義亦與堅
立之意同

如有所立卓尔此言顏子見孔子之道如有一物卓
然立於其前欲至之而不可至蓋設喻之辭非言已
之所立也楊子雲曰顏苦凡之卓是已

張仲默二子字說

沐張君仲默名其仲子曰權季子曰抵謂余字之余曰
物之輕重不齊也而衡之稱物常適其平者以權之或

進或退也故君子之以義制事隨時取中者以之而泥
於辭者疑於權夫經之爲經豈執而不通之謂因時制
宜所以不違乎經也權乎其母舉一而發百執木之有
抵也幹枝葉花所繇以生而實所繇以成也抵不深固
則其葉其花不及他植矣况其實事歸于云根之茂者
其實實遂抵乎其母輕本而重末哉請字權曰子經抵曰
子實既以復于君君曰可乃書以遺之

張恒字說

學者張恒請字字之曰伯固易曰恒德之固也固者堅
固而不移或勤或怠不作不輟無而爲有虛而爲盈者

不至是必終始惟一無時厭倦而后能之易所云一德所云雜而不厭蓋以此夫恒之資可以進其母不一而易厭哉抑聞之聖師不重則不威而不固然則內固自外重始恒懋諸

馬氏五子字說

河北馬仲溫之子名振名拯名授名持名揖其字曰舉曰用曰立曰敬曰肅請予即字為說以教戒之予曰古者丈夫之冠也賓字之祝之以辭後世因是乃有說其字之義以寓教戒者若子之字前定也久矣而予復何說哉請不置則曰昔聞鄭相詔書於燕相史誤筆舉燭

二字燕相推其說遵而行之燕國大治夫其所推之說非鄙書意也而能有益於燕國今求有益於若子亦以燕說說可乎舉也用也仕者事立也故也肅也學者事仕而學學而仕相資不相離也欲獲舉於上必有用於世欲獲用於世必有立於己立己之道如之何內敬外肅而已立者守之固敬者心之一肅者貌之莊肅斯能敬敬斯能立立斯可用用斯可舉矣振拯伯仲叔季間究五字之義而交盡其所當然則由己及人何所施而不可苟五字之約弗之究雖五車之博奚益是為馬氏五子字說

岳至岳座字說

東平岳伯陽之子曰至曰座問字於子夫大學篇端中庸篇末皆言至而溺卑污安淺近者小有德而自足惡能至其至哉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故字至曰齊高躬自至者不肯爲不肖甘墮凡下人之品而不恥薄之甚者也語曰見賢思齊焉故字座曰齊賢至後子學嘗聞其說矣尚以是告而弟

史魯字說

昔者聖人之門惟子貢之才識可亞於顏子諸弟子之中曾子以魯稱而卒傳夫子之道者曾子也一以貫之之自聖人不輕以語人得聞之者爲子子貢二人而已然於曾子也不待其問而直告之既告之後曾子深領會焉於子貢也先發其疑而後告之既告之後子貢亦未能如曾子之唯也然則子貢之學而反不及於魯者歟竊嘗論之曾子之魯也其學一出乎誠蓋惟不恃其智之敏銳所當知者堅志以斲於通所當行者強力以斲於至誠篤懇切敢有一毫怠忽之心哉論語一書成於魯氏門人之手而記言首述三省之章夫謀人必忠交友必信傳於師者必習可以見其誠矣知之爲真知行之爲實行所以能得夫子之道也中州史魯學於子

予字之曰伯誠而語之以曾子之學曾也勉旃其母曰
此聖門學者事非今人之所可為

吳浚字說

崇仁貳令吳浚之孫浚字德普侯謂予教之予曰天之
生人也其性善善端之發也如泉之出泉初出於地而
能浚之則其源深其流長所積亦多而所及亦廣行而
為大川潞而為大淵可以漕而遠可以灌而注資人用
膏物產利澤被乎天下其德不亦普乎苟不知所以浚
則其源塞其流絕其涸可立而待也又何望其普也哉
浚年少其間學趨向正而志不卑有以擴充其善端如

浚泉然予知其為川為淵而及物之普也有日矣浚之
哉勿自畫

劉節劉範字說

劉節劉範富州尹真定劉侯之伯子仲子也伯務學循
理應事知方仲一惟伯氏步武是隨器之良者也節字
叔度範字叔倫夫易之卦有節焉書之篇有範焉易之
節曰節以制度書之範曰彝倫攸叙節如竹之有節而
度者分寸尺丈之則也範如金之有範而倫者先後次
第之序也一言一行不踰乎界限之外斯中度矣一言
一行必由乎模楷之內斯中倫矣能如是奚翅一家之

良子而以居官為良吏立朝為良臣跡此其選也節也
範也尚思所以稱其名哉二子嘗從周桷篤學而桷篤
遊吾門是以勉其進

黃東字說

豫章黃幼德之子名東字元長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
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地之東
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入仁者何
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
洞徹無間真是為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
而不能自拔也又東長之云東也勉夫東請問求仁之

方曰稽之魯論

沙的行之字說

鴻濛以來幾千萬年有君有臣其人杳不可聞也名且
無而况於字乎自大鴻氏燧人氏以逮于羲農氏黃皞
氏項魯氏堯舜氏禹湯氏人始各有稱號然其稱號也
已以是自名人亦以是名已初無名與字之別也至周
而彌文於是乎有名焉有字焉字也者所以倅其名也
人之名與字何以謂之字猶文字之字然書之文與字
何以謂之字猶字育之字然謂因生而猶也獨體為文
合體為字字者文所生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字者名

所生也譬之字育生生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無
字質之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九州之內尚文則如中
古之後九州之外尚質則如上古之時其俗之不同也
舊矣皇朝區宇之廣鴻濛以來所未有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九州內外靡不臣屬合諸國諸部而為一家蓋各
從其俗而莫之或同者也建康貳侯沙的公西北貴族
於今日為能更其治所至有聲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
以從中夏之俗夫所貴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
置之禮法可慕也所慕乎周公孔子之禮法者以行之
為貴也慕之切而行不繼則虛文耳尚文而虛不若尚
質之實也行之之行既取信於同列行之之字非直倖
其名而已抑亦表其實云為之書者吳興趙子昂為之
說者臨川吳澄也

吳仲堅字說

宏齋包公之彌甥吳良金字仲堅請訓戒之辭以說其
字予曰金之所以為良者以其堅固是以經火百煉而
其重不虧人之心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
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
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為之動矣堅毀柔歟惟子
所擇包公學吾陸子之學其剖決於理欲之幾必有其

說亦嘗問之否乎予言何益於子哉

王學心字說

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內學也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實矣內矣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是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本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孟子曰心爲大極思子曰純心要矣張子

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臨川黃令君守其學者王敏求曰學心故爲誦予之所聞

吳晉卿字說

金谿吳晉卿字君錫問其說於予予曰晉者進也晉之爲卦上明下順內順外明以一世言之君明於上可進之時也臣順於下可進之道也以一身言之內順於理克己之仁也外明於理應物之智也遇明時行順道既仁且智如是而進其有不膺寵錫者乎故爲侯而進觀

則有車馬之錫爲士而進用則有爵命之錫進之至善者也君錫之先君子登進士科得仕而君錫資質粹美又能文章進其學焉俾內於已而順外於物而明其將以世科進而受爵命之錫也餘事且學進則身亦進其進也孰能禦之哉

張元復字說

易曰復亨何謂也復者陽剛之來亨者嘉美之會易以陽剛爲君子之道一陽來復於六陰之時君子之道自此而長盛故曰亨張貴可之子元復請字字之曰道亨云

鄧中易名說

金谿雲林鄧氏諸兄弟率取易卦立名伯初名蒙避廟諱更之曰中蒙者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卦也中者太玄八十一首之第一首也玄之首倣卦氣養首象頤爲子月卿卦成舊歲之終中首象孚爲子月公卦開新歲之始中繼以周象復爲一陽之辟卦漢儒卦氣之說雖與先天圖卦序不同然先天卦亦以坤復之間爲中中者歲氣之一初也故名中字伯初邵子有云先天圖自中起者心法也蓋在天則爲中在人則爲心人能不失此初心反而求之何物非我擴而充之爲賢爲聖已分內事耳然則中之用功何先曰一伯初實致其力焉予

之所望也予豈為是虛言相媚悅而已哉

宋沂字說

臨江宋氏子名沂蓋遠想聖門沂浴之樂者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魯點何哉三子皆言它日之所能為而魯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為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髮之缺此道之用流遊無頃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蔬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魯點之樂者與魯南齊有沂水也魯點實可往浴也故其言云然非虛言也今無可浴之沂而追想當日之事是亦妄想爾而與三子者之豫期何以異哉沂也身九衢埃壘之途目四海名利之府於此超然而悟悠然而得其度乎不然名雖曰沂夫子必不以子為點也沂字吾與而子為之說其義云

王玉字說

建康王玉冠而字振伯夫質之美者玉也玉之成器非一而玉磬最實名之曰天球藏之與河圖並樂之八音七音各一物惟磬有二有石焉有玉焉玉之聲清越以長謠焉以竟鳴之於初則以配升歌戛擊鳴球是也鳴

之於後則以集大成玉振之是也孟子所云見寬亦云
蓋樂經之語也說者以振爲收或者又謂不然振者振
奮振蕩之義振旒振衣風振條漢振天聲之振同樂音
將畢而至委靡必以特磬奮揚其音貴有終也孟子譬
聖之事以此凡人皆當至於聖遊第一等而爲第二等
比於自暴自棄然人必學而後知道猶必琢而後成器
也孟子之璞玉雖萬鎰必使玉人琢之振之於他日者
已成器之玉琢之於今日者未成器之玉賦之以至美
之質者天也期之以至貴之器者人也亦在乎琢之而
已至也勉夫內有大父母嚴父之訓外有師長良友之

規琢而成器也可待矣振之而成樂它日奚容遜哉玉
也勉夫其勿忘而祖而父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也

高諒字說

古人幼學之年固已請肄簡諒簡者書之篇諒者言是
信夫不徒授之以書而必教之以信以此見古人之教
乃躬行之實事而非止口誦之虛文也後世但知讀書
一途爲學而已雖或廣覽博記該洽群書而詭譎誑証
自幼已然至長益甚則不復可以爲人矣豈皆質之不
美哉教之不先故也金陵高生名諒而字允仲甚矣名
之字之者得其當也允者信之誠於中諒者信之形於

外以其能允於中也生力淺其實以稱其名果始終一
言中允而外諒見而莫不稱之為信人然後無愧於古
人務實之學雖然行已固當諒取友亦當諒友諒則為
益友生之行於已者其勉之取於人者其謹之哉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之五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之六

字說

孔得之字說

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古人之名
之字蓋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
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教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承事即
寧陽縣尹孔思則字得之以予為父之黨而請其說予
曰大哉子之名與字乎思者作聖之基也夫子生知安
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
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夫實發

前聖不傳之秘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
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
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孔氏自子思以下代有賢
哲然能洞究聖學得此心印者未聞其人子聖人之後
也其有志於斯乎且常人非無思而不見有得何也不
思其則是謂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
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
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
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
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
不得之者乎子之俊偉通達嘗爲學官掌教矣嘗爲祝
官掌禮矣筦庫之塵勞校讎之清暇比當身親歷之試
之於事殆無不可才士也夫今又出宰有里有社有民
責任甚不輕也學道愛人此先聖教人以字邑之則道若
何而可學乎亦在乎思而得之爾况身紹聖人之繫任
近聖人之居其感發興起當何如也其毋以才士自足
而以學道爲志學而思思而得將可以嗣聖傳而光千
載豈但不忝於名與字之義而已哉

姜河道原字說

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原之所發也

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學記以祭川之重其原喻為學之志於本重懷美道原以河為名以道原為字者其亦此意與蓋河之原盡夫山脉之所起而道之原盡夫道體之所極也道原生許公仲平之鄉濡染先正之風脫去凡陋之識不以其年之既長而肯降心以學於予予因其命名命字之意而嘉其志之遠大也於是為之說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

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原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邇原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畝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太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始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敏悟曾子之誠篤皆俟

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備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乎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敷化道之原也未周備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以道原所志之遠大而舉夫子程子教人之法以告伴由近小而入理其衆流則卒之究其大原可俟也道

亦可與言必不以予言爲卑淺

豫章曰三益字說

雜衡稱物之輕重其名有五曰銖曰兩曰斤曰鈞曰石也黃金之數以鎰名則又出於五名之外鎰從金從益諧著而兼會意或云二十兩或云二十四兩皆於一斤而增其兩以益之也故鎰取益之義豫章曰君名鎰而以三益字其取於益之義若大笑哉人之益莫大於友友之益天子獨取其三何也三友之目雖約而所該之益甚博三益者禹鎰之所從生也直者爲友則已之過無隱諱者爲友則已之善無偽多聞者爲友則天下義

理之無窮古今事變之無盡莫不因吾之所已知而悉
廣其所未知雖夫子之焉不學大舜之樂取諸人亦可
階而升也蓋之人豈復有加於此者世人不達聖言之
深疑三友之目有限而少之不知直諒多聞三者之益
足以包括天下古今萬端之益而無遺可謂博之至也
已而可少乎予嘉田君之益之大也爲作字說以贈

曾瑛字說

瑛者玉之瑛也何以謂玉之瑛石玉之母也而有石英
焉變玉之類也而有瓊英焉瑛瑛玉之成器也而有斑
瑛之英焉英也者言其精華如草木之英也人之秀乎

群衆亦謂之英曾瑛之父謂予字其子於是字之曰英
王先儒以人有英氣比水晶而不以比玉蓋溫潤含蓄
者玉也光明瑩澈者水晶也既爲玉矣而又曰英何也
玉之英非如水晶之光雖溫潤含蓄而氣如白虹精神
見于山川是爲可貴也苟徒瑩澈而已謂之英則可胡
可謂之玉哉竊嘗論之玉而英上也英而不純乎玉次
也不玉而英下矣不英而又下王下之下者也聖愚賢
不肖之分大率有四瑛也其擇於斯

虞豐虞登字說

潭州路教授虞先生之子采有子曰豐曰登先生命之

名俾予字之予曰先生所期於孫者至矣夫人之志非
甚狹陋卑汚許肯以小者下者自足而不期至於大
高者哉學心至於為聖人仕必忘於宰天下苟遜其極
姑處其次殆與自卑亦自棄一爾豐者期之積而大也登
者期之外而高也以其期於大則字豐曰與京傳云京
大也以其期於高則字登曰與齊詩云誰謂華高企其
齊而先生所期則然也而豐也登也所以副親所期者
宜何如哉期於大期於高者德與才也名與位也資與
力也德與才天所賦也擴之極其大崇之極其高在乎
學以克之而已天爵備而人爵從名位固不待求也而
資力又何足計哉雖然源之合匯于海陸步之進躋
于巔大自小而積高自下而升也才德名位之豐登靡
不由是欲以學而克其才德其亦曰小學者大學之始
下學者上達之基威儀三千事之細微而曲當未易孝
第二字行之卑近而為行寔難比其大凡也克其類非
可以一言盡也登也日過庭而問諸

曾尚禮字說

古之經禮其五而儀禮十七篇嘉禮賓禮僅存其
十於僅存之中史官易行者冠禮也而其廢也久矣司馬
公及程子朱子惟恐人之憚其難故又斟酌古禮而損

益之庶其便於今而可行然人亦莫之行也故魯公吾
鄉惟蜀虞氏及子二家猶不廢此禮也蓋鮮有聞焉翰
林應奉魯巽初在京冠其子有賓有贊有三加若黜若字
其儀一倣朱子所定古禮久廢之餘而獨行人之所不
能行可謂篤志好學之君子已屬予有疾弗及往觀冠
畢巽初以其子來見且曰巽中之子如璋既冠賓字之
以尚禮賜一言以繹其字之義可乎予謂詩言如圭如
璋者喻粹美之德如圭璋之玉也考之周官璋之用不
一尚其色則有示璋尚其節則有大璋又有中璋邊璋
牙璋之別用之南方禮易神也用之山川禮陰示也用

之賓客則以禮乎人也不惟用之於文事而亦用之於
武事起軍旅治兵守莫不於璋乎是用然則吉禮嘉禮
賓禮軍禮皆用璋也所尚乎璋之為禮者貴其有粹美
之德也德可貴者璋之體禮可尚者璋之用也抑聞古
者男子生而弄之璋蓋自其初生之時而期之已不薄
矣及其既冠責以成人則必其德之體無一可疵而禮
之用無一不宜也夫欲備知所尚之禮而無闕於既冠
之所用其亦勉脩所如之德以無忝於初生之所期者
哉於是書此以授如璋而為尚禮字說

君子耻聲聞之過情喜其實病其虛也原泉之有本而
混混不舍衣錦之尚綱而闇然日章有其實者蓋如是
漢儒之言實而曰茂實何也茂者植物之甚盛也莊子
嘗云畊而鹵莽其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其實亦滅
裂而報夫其實之鹵莽滅裂也雖實而非茂也昔者國
之選士其科有所謂茂材君之厲臣其語有所謂茂功
才而茂甚盛之實能也功而茂甚盛之實効也彼鹵莽
滅裂之實安敢望此乎然則實固難實之茂者尤難也
豫章士萬氏實名而元茂字清江范德機叙其名與字
之說以勉之范之清操廉節實清實廉者也蓋貧而益
聖彌久而彌光斯其為實之茂也已元茂從之游其有
所師法歟予方慨斯人之不可復見而幸見斯人之所
與游者焉如見吾德機也是以識乎其說之左

戈直伯敬字說

戈直初字以敬予為更之曰伯敬請問其說予曰敬以
直內夫子傳易之言也程子謂夫子言敬以直中而不
言以敬直內蓋主於敬則內自直非以敬而直其內也
以敬者夫子之所以教子路子路問君子而夫子答之
曰脩己以敬敬以直內者成德之事也脩己以敬者自
始學至成德皆然始能脩己以敬終能敬以直內之脩

已以敬者如之何坐如尸坐之敬也立如齊立之敬也
張拱徐趨者手足之敬聽必恭視毋回者耳目之敬也
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無一時一處而不
如斯則事不二三心無他適內之直將有不期然而然
者焉直者心正而不斜倚之謂然事未易言也子姪從
事於敬

戈宜字說

戈直之象各宜字叔義求言於予噫予言之易也而行
之實難予言之弗能行虛言爾奚益哉義者宜之理也
處事各合乎天理之宜則爲義義與利對或分毫有計

利之心斯忌義矣與欲對或分毫有徇欲之心斯賊
義矣日月之間怫然嗚恐入於利陷於欲心事事皆
由乎天理夫是之謂宜夫是之謂義宜也有嘉名有嘉
字尚勉行之以稱其善稱其字哉

盤又新字說

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
盛水實手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
中故盤文從水從皿從皿兩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
也皿即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
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

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考之玉
藻卷盖用材考之他書木盖用盆盆也杆也皆以盛水
漬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杆之內漬髮裸身既髮且汚不
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棄不汙故可刻文而銘也按
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他人之
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終無
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
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
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日新美
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註但言

刻於盤不言盥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盤爲沐浴之盤
未承仍襲其誤盖考之未詳而不及修改也日新者何
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汚而新之也苟之爲言猶曰若謂
若自今以始每日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
之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
休息無間斷矣武字士湯氏名盤字又新因正大學傳
文註釋之誤而書以遺焉

黃璧元瑜字說

玉之爲器不一也有圭焉有璋焉有琮焉有璜焉而
禮夫必用璧則璧之視他玉尤爲貴昔有一璧當十五

城天下皆欲得之而不可得者蓋非他玉所能同也宜
春黃君名璧而字與其名不類予為更其字曰元瑜瑜
者玉之至美也非至美之玉不足以成至貴之器元瑜
之質純然粹然無瑕可揜無垢可磨接於人者溫如斯
可謂之瑜也已所成之器吾知其宜於禮天也吾知其
重於連城也實之稱其名者夫抑人有言天下之寶當
為天下惜之言乎人之貴乎自貴也元瑜為轉運司屬
官持身謹清愛異儔華家素豐殖視身外物有之若無
漠然不以動于中其能自重也如是所以全其美成其
貴者又豈常人所得而同哉予既更其字因為之著其
說而俾異乎元瑜者知所勸也

朱肅字說

國子祭酒鄧侯以敬之字浙士朱肅肅問其義予曰先
儒以敬為攝心之具作聖之基淵矣予未之能也唯朱
門黃直卿先生謂敬字之義近於畏者最切於已凡一
念之發一事之動必思之曰此天理與抑人欲也苟人
欲而非天理則不敢為惴惴敬慎無或有慢忽之心其
為敬之也已尚勉之哉

陳幼實思誠字說

陳幼實請更其字字之曰思誠人之初生已知愛其親

此實心有幼而有者所謂誠也愛親仁也克之而為義
為禮為智皆誠也而仁之實足以該之然幼而有是實
心長而不能有何也夫誠也者與生俱生無時不然也
其弗能有者弗思焉爾矣五官之王曰思孟子有云思
則得之周子有云思者聖功之本思於行之先則能知
其所當知思於行之際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所以復
其真實固有之誠也幼實之資篤實而不已於學其進
於是也蓋不難大哉思乎其學誠之階梯乎

黃珪玉成字說

天下之可寶莫如玉玉者寶之至美者也雙玉為珪玉
者玉之至重者也人而如雙玉之珪是有至純至粹之
美質也吾郡黃提舉之宗孫名珪生長素封之家而慈
良溫恭藹然玉謝子弟手度方且及吾門問修己接人
之道如之何珪之字曰玉成珪之志蓋以玉雖寶必琢
而後成器亦如人有美質必學而後成也問學於予而
將以成其美亦如玉之求琢於工而將以成其器也予
嘉其志而勗之以學予所謂學非欲其學記誦以夸博
欲其學辨章以銜文也其學在處善循理在信言謹行
在孝弟忠順在睦婣任恤於家而一家和於族而一族
和於鄉而一鄉和於官而一府和推而廣之無施不宜

果能是則音猶二玉相合之珽今猶一玉琢成之器也
圭爲璋爲琮爲璜爲盤爲敦爲諸多珍玩成天下
有用之至寶此珽之所以爲玉成者歟

陳君璋伯琬字說

玉有琢飾之文謂之章詩言追琢其章是也然圭璋璜
琮琥璫皆玉也而貴莫貴於圭桓信躬毅琬琰皆圭也
而貴莫貴於琬何也六王者或以禮神或以接人其用
不同各有所執而七命以上乃得執圭故圭之視六王
尤尊凡圭者或取其方或取其直或取其恭已或取其
養人或取其除慝而琬圭所以象德故琬之視圭爲尤

重德以子君璋以琬爲字夫章者象玉之文華琬者象
人之德美居璋涉書通務習國字諳國音嘗觀光于天
京達人樂與其進所謂琢飾之章固有之矣而內之事
親長外之事尊貴又能終始遜順而無違則所謂象德之
琬豈亦外是哉予考圭之制均之剡其首而銳其上琬
獨不銳而無鋒芒蓋琬之言婉也婉有圓之義焉然則
琬圭所象之德非以制行之婉應世之圓而削除鋒芒
也邪韓子詩云磨礪去圭角婉之德足以副章之文者
在此予與璋之父同里而相得嘉其子之有嘉名嘉字
也於是作字說以貽

沂州曹茂字說

沂州曹茂字蜚英漢書云蜚英馨騰茂實茂者學業之
茂盛也英者才智之過人也蜚與飛同在內有茂盛之
實能在外有過人之聲名也

陳文暉道一字說

陳文暉字道一或議其名與字之不相當素用和與之
厚善以問於予予曰人之踐行者為道道非物外幽隱
之事也道之著見者為文文非紙上工巧之言也明乎
此則知文之炳煥而暉即道之貫徹而一也惡得謂之
不相當也哉世之人論文則論於卑近論道則務於高

遠往往離文與道而二之人之於卑近俗儒之詞章求
失之於高遠者異端之害叔爾吾聖人之所謂文所謂
道不如是散而為暉歟而為一而已矣顯微無間斯之
謂或用和曰請書此以為字說而遺道一可乎予曰可

饒氏四子字說

臨川饒心道之教子也以禮故其名字也皆於禮乎有
取伯名約仲名絢叔名經季名紀而請予字之予字約
曰伯本情而約之以禮者末而反其本也字絢曰仲儀
素而絢之以禮者質而備其儀也字經曰叔常傳云夫
禮天之經經者言其常也字紀曰季理記云禮義以為

此紀者言其理也蓋禮也者所以固入肌膚之會筋骸
之束以之治身則莊敬斯須不莊敬而慢易生焉人之
於禮也可不學乎昔關西張子教學者先學禮程子善
之饒氏四子之承父訓也其必內而生一無適以立乎
其次外而三百三千以謹乎其小庶其無忝於父之所期
者夫

楊志揚惠字說

河南楊友直之子曰志曰惠請予字之子考六書之義
志從心從文惠從心從王聲諧聲而兼會意心之所欲
言者得之於文是之曰志心之所得乎天者其理則直

是之謂惠志者心之傳也字之曰心傳惠者心之得也
字之曰心得凡古聖先賢之書皆所以傳其心者苟能
博學詳說而反約焉則此心之傳其傳在我矣五常萬
善之理皆吾之得於心者苟能精思力踐而妙契焉則
心之得其得不失矣志也惠也有良質可以受學有暇
時可以務學家有嚴父歸求而有餘師心之傳心之得
可計日而有功也其勿自惰自棄也哉予既為字又為
之說以贈

書武仁夫字說後

聖門教人無亡事曰仁而已樊遲司馬牛門人之下品

其問仁也亦未嘗無誨焉蓋仁者人所固有人人可求也然勇如子路藝如冉有習禮如公西華夫子各稱其能至於仁一則曰不知二則曰不知何也仲弓顏氏流亞德行顯聞者也而亦曰不知其仁噫仁之難能也如是夫能之難言之易可哉恒山武寧仁其字所師吳氏瞻為作字說而嗣作者十餘人自孟程以來名狀夫仁者援引無遺矣復徵予言噫已言可損未言不可益也予敢易於言哉雖然讀戴記得廿有七言曰九容讀魯論得廿有八言曰九思容容如其容思思如其思仁其幾乎雖然此非徒言之所可能也尚乞踰諸

王章伯達字說

金縢王章將冠請予字之予字曰伯達章從音從十蓋數至十而竟樂音之竟則為一章凡樂之節前章既成而後達於次學之循序漸進亦若是儻未了其一遽及其二是欲速也烏乎而能達哉吾未見躡等以進而其學有得者也故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因章講字而語以進學之法章其勉諸

玉元鼎字說

學者阿魯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從太祖皇帝出征同飲黑河之水為勳舊世臣

家名載國史今其苗裔乃能學於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可謂有光其先者矣以其字而請教訓之辨子語之曰鼎者重大之器烹飪以養老養賢享帝享親皆鼎之功也其在於易巽下離上之卦爲鼎蓋取卑遜於內文明於外之義卑遜者進德之基文明者進學之驗進德在於克己以變氣質進學在於窮理以長識慮氣質變而苦下巽之遜識慮長而若上離之明此所以成其重大之器也元鼎讀大學論語甚習所謂窮理克己豈俟他求哉於一書極力用其力而已筆之爲元鼎字說以贈

賴致廣字說

豫章士賴致廣字其淵喜讀四書推釋其文義亦可謂有志者然其命名命字一取諸中庸之書予切異焉夫致廣也者克其德性之用而至於彌滿賢希聖之事也其淵也者全其德性之體而極於靜深聖希天之功也人皆可以賢可以聖固在學者已分內然學而能以聖賢自期者幾何人哉尋行數墨出口入耳往往近於侮聖言所謂淵淵其淵是豈常人之所能窺測知造之之難則言之何敢易也若夫致廣之事尚其勉之勉之將何如克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則凡所忍者皆不忍而

仁不可勝用矣克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凡所為者皆不為而義不可勝用矣由是而進進不已雖未可以希天亦庶乎可以為賢人也不然徒釋格言之美者以自誑而實之不稱其名寧不重可愧矣夫

熊井仲冽字說

水潔清謂之冽井之冽者其水潔清而為人所用井之泥者其水污濁而為人所棄故井卦五爻莫善於五莫不善於初豐城熊生井名而冽字蓋以水之潔清自擬也人之容貌脩於外德行脩於內是其潔清如此水誰不取而用之儻不脩而惰焉外則塵內則穢人將見其污濁而遠之矣節子云外內俱脩何人不求外內俱惰何人不唾主殆庶乎外內之不惰者吾知其為可用之井而人之求之也可計日以待豈或有唾而棄之者哉

余淵字說

抑嘗觀聖門諸子之名與字乎水之回旋者淵也人之由行者路也六材之合而雍和者弓也九旗之垂而偃蹇者游也農畊既穫有服箱之牛上賜既受有報禮之貢物損少則騫求索則有以至子之字我商之字夏其名略無夸大其字姑以配名未嘗取其尊甚高之義而使人莫及也近時之人徃徃擇第一等之言以名已字

已而不復計其義之何如曰天曰聖曰性曰道昔人不
敢以自稱者皆稱之而不以為慙惑也久也吾郡余氏
子名淵弱冠及吾門而字深道屢請予書訓戒之辭為
字說予曰淵淵其淵此中庸論聖神之極致深於道而
後能子之年猶未隨群逐隊學世俗為人之學者爾而
遽以聖神之極致稱不可也盍更請既而又請予為
之更予曰禮名子者父字之者冠實予非父也又非冠
之實也輒更汝字豈禮也哉淵請字說益動乃為之說
曰予以深道自期太早太易太僭然斯道也子所固有
天與以仁義禮智之性則有此仁義禮智之道義神

後於仁而仁莫先於孝第孝第子可能也若何而善事
親言故內則所記若何而善事長當效由禮所記或世
或入實踐而無違勿謂其淺階之可造而深也雖至于
堯舜亦不過是道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淵乎其
勉哉

徐基士崇字說

清江徐基字士崇其先汴人家開禧乙丑進士廣西
便之後裔咸淳戊辰進士第三人黎先生之外孫也年
少有志於學請予作字說而示以為學之方予為之言
曰基者自下而起崇者積至於高也故曰高以下為基

九仞之山基於一篲之覆九層之臺基於一土之累為
學亦然有其漸而不可驟也有其序而不可紊也若躐
等若陵節驟而不漸紊而失序學之雖勞而無所成矣
正心誠意自格物致知而基致知格物自明倫敬身而
基明倫基於孝弟敬身基於恭謹以其序以其漸則德
之積也不期於崇而崇終之崇肇於始之基也雖世儒
兀近之學而未有不立基而能崇者不究百家說心無
吏部之文不讀萬卷書必無工部之詩恃小小之才思
資淺淺之見聞非如韓杜之先立其基而曰可以文可
以詩是不循居之之不堂而構田之不蓄而畚者乎俗學

且爾而欲聖學哉士崇欲其德之崇循序積漸而學而
以為之基可也

陳堯伯高字說

泰定三年十月二月辛酉陳堯冠字之曰伯高其父昇
可請為說其命字之意俾知所矜式夫冠而字禮也字
而有辨亦禮也然其辨載在禮經况誦之微寓訓戒焉
爾及考大戴禮公冠篇所記亦有別為冠辨者近世彌
多而子為人作字說殆不啻數十是以昇可之請宜詔
也說文三土為垚蓋積土之多也土積而多則高矣故字
書以土高釋堯積土者自下而起以至於高高以下為

基也務學而欲學業之日崇治生而欲生業之日廣此
皆期於高者也治生而期於高必勤於理財不可謂已
足而惰必檢於用財不可恃有餘而奢或惰或奢則已
高者將有替之漸豈復日進日長而益高也哉務學而
期於高亦若是汲汲而求之勉勉而為之不敢自滿且
日畫也生哲有云自下者人高之身之才能家之實力
雖高出衆人之上惟當退然謙下而不驕庶可保其所
已高而增其所未高也儻佩服予言而勿忘予見伯高
之不自高而常高已夫

通字說

萬理無不洞達之謂通明於其事之理之謂詰詰今俗
書作哲與哲並諧析聲義俱訓明周易之明辨哲其
字從日日之明也漢書之躬明哲其字從心心之明也
從口之哲口在下或在左禽聲朝哲之哲陟轄切假借
為明哲之哲倉頡古文嘉讀如折詰者省文也事理苟
明動罔不吉故合三吉二吉而成字王文公云上詰能
官入下詰能保身可謂吉矣由明於一事之理推而明
於十事百事千事之理以至於萬事之理無所不明豁
然洞達夫是之謂通蓋詰者廣所明之一理而極於萬
通者該所明之萬理而貫於一字名通而字詰者之義

也然豈初學所易能哉吾將勉通以其所可能夫詰也者萬理均之所當明也而其要在於明倫五倫均所當明也而其首在於明父子之親聖門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夫子亦以宗族稱孝語子貢記禮者又以州閭鄉黨稱其孝爲人子之道又以國人稱頌曰然幸哉有子如此爲君子之孝然則明父子之親親者宜如何樂其心承其志有聽從無違拂而已必得乎親而後可以爲人必順乎親而後可以爲子其順乎親也何以驗其順必父母稱之必昆弟稱之必宗族稱之不唯親者稱之也疏而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亦稱之不唯近者稱之也遠而二千五百家之州一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亦稱之不特此也雖大而一國群庶億兆之衆靡不稱之如是乃可無愧於爲人子如是乃可謂明於父子之親而詰者所當務者莫先焉先所當詰而充其類其馴至於通也孰禦不然昧其所先匪詰也惡乎通是爲游通哲仲字說

崇仁縣元侯木撒飛仁甫字說

昔我世祖皇帝建國號曰元元者衆善之長天地生物之仁也皇元之仁如天地唯仁是以長人故能臣妾萬方混一四海而爲天下之君也郡縣設官寔分天子所

仁之民而收養之者一郡一鄉各有官長一真統治于
守令之上以今官制參合古訓今之長官古之所謂元
侯也豈非期之於長人之仁而命之為民官之長乎崇
仁夙稱壯邑生齒之繁習俗之美他縣莫及木撒飛承
務郎自州倅陞縣長承天子之命統治崇仁前時足跡
不到江南而民情靡不通達事理靡不諳究蒞政以來
凡所施設無一不當人心而使民悅服咸曰仁哉元侯
二三十年所未嘗有也侯慕效華風欲立字以副其名
天字者匪但副其名而已蓋將表其德也以予嘗位于
朝忝文史之職則討論命字之義所不容辭於是表其

可表之德而字之曰仁甫亦因聖朝之重長官而喜崇
仁縣之得此仁侯也

吳成三子字說

周氏甥歸吳成山則子三人肯務學其名俱以年其字
俱以久而代伯仲請予為之定長子名芳年騷人之辭
以象芳比君子之德芳年者以其德也字之曰久德中
子名彭年養生之家謂彭祖享八百之壽彭年者以其
生也字之曰久生少子名當年用世之士當年壯盛汲
汲仕進唯恐後時者意在久其用也字之曰久用久德
也久生也久用也一者兼該其三三者總貫于一何也靜

能保其主動能顯其用久於德而後能內可常其德外
可求其用唯久於其生而後可此心之德既久此身之
生又久其久於用世必矣三久同而異異而同一而
三而一也雖然三久其效也有本焉學是已為學譬諸
為山始一簣終九仞是為山之成也陸子曰拳石崇成
泰華岑三子之於學進進如父之成其山則德之能久
生之可以久用之必久蓋不期然而然

柴溥伯淵字說

豫章柴溥以淵為字數造吾廬請問其說予曰子之名
與字蓋取中庸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之語也此言聖人
至德之極溥也者如天之大而不可窮淵也者如海之
深而不可測豈初學可與議哉雖然人皆可以為聖人
特患不為爾學世俗之學而外聖賢之學心利欲之心
而喪義理之心則將淪於非人為常人且不可況賢人
乎又况高出賢人之上而為聖人乎至聖之德雖如天
如海然亦有從入之門也子思子於中庸末章承溥博
淵泉之後反本而言示人以入聖之門甚明且切首引
衣錦尚絀之詩俾學者先立志也次引潛伏孔昭之詩
俾學者急修行也立志在務內修行在慎獨務內者篤
實不銜為所當為而其志不求人知也慎獨者幽暗不

欺不為所不當為而其行可與人知也能遵子思子之言而立其志如此修其行如此則其本正矣繼此而學問何患不可以晞賢晞聖其無忽予之言哉

聶誼字說

宋侍郎聶公之裔孫名誼字隆道將如京師肄行業於國子學來告行予勉之曰聖朝養士之恩為甚渥用壬之途為甚捷士之遭遇斯時者當懷其恩之渥而圖有以報稱不當幸其途之捷而妄有所希覬也漢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取其言載在小學之書以教首以小學書為人門就學於彼而志

道誼不志功利是之謂能遵其教合人事之宜者誼也循天命之性者道也誼其用道其體二者一而已思勤行業人事之宜也而天命之性存焉誼不失則道日隆矣夫志於道誼者功名利達不足以累其心然豈有無功之道不利之誼哉不謀利不計功其利其功實不出乎道誼之外也故曰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既以斯言勉之因書之為字說以贈

吳椿年久聞字說

壽者五福之最先人情之所同欲也莊子所稱上古大椿之壽寓言而非實也人孰不知其非實也而每期長

年必竊比於椿者于以見其頌慕之至也樂安吳學則名其子曰椿年而予字之曰久聞慈父所期於子之壽者豈徒曰日飲晨晡之飯日復一日以至於無盡之日歲易寒暑之衣歲復一歲以至於無盡之歲而爲久也哉亦期其有聞於世而已小而揚名顯親大而化今傳後生於世愈久則其間於世也與之俱久夫子極言後生之可畏又言老而無聞之可戒欲人於少壯之時而自彊使其學行有聞也所以勉人敬人者厚矣夫所謂聞蓋非過情之虛譽也在乎有實學有實行可以取重於世焉爾椿年方游洪以廣交務得予乃詒之字說云

皆其進學脩行云不然年之久如椿而無一善之可聞雖久奚益

李安道字說

縣尹李仲清甫名其季子曰寧而字之以安道年既長欲聞庭訓而不可得以其父名已字已之意問於予予曰甚哉慈父之愛子也其所以期於子者蓋厚矣無一事撓心之謂寧然惟安於道者能之或曰道豈易言哉予曰不然道者日用常行之路非有甚高甚難之事甚高甚難則非道也孔門四子言志曾點獨見與於聖人曾點不過安其日用之常而已日用之常所謂道也其

常謂何淨垢於沂水之溫泉散煩於甯壇之涼風行而歌咏以歸此點之安於道者而寧豈不能哉寧籍先世緒業室廬足以居衣食足以給內而兄弟之聚處外而賓朋之過從歡然而可樂夫孰得以挽其心彼之不能安於道而無以自寧者皆其自取也窮則憂富貴達則憂神仙妄想外慕雖夢中猶且役役而況覺之時乎寧不如是也俚諺曰生事事生省事省人之於世事不能以盡絕省之可也省之則心不爲事所挽而寧矣斯其所以爲安於道也夫

曹舉君與字說

郡士曹璧字君瑞數及吾門其弟舉字君與訓授生徒於郡庠求字說於予予爲人作字說多矣然字之有說非古也古人之名之字非有意義孔鯉字伯魚因一特饋物而名之字之也卜商字子夏假二代之國號而名之字之也何義之可說舉美玉也玉從與者諧與之聲爾無所取於與之義也舉名而與字其可強爲之說邪雖然况璧弟舉皆用玉而名已者非以玉爲天下至可貴之寶乎君子之言行渾然如玉之溫粹而無瑕玷是而天下至可貴之人也豈非人之如玉也哉儻欲以諧聲爲會意而釋其義如吾荆國丞相之巧說則必曰與

者人所親比許可也德美如玉而人與之斯其為君與
名與之義也已

雅德思誠字說

雅德彌實養阿北庭鉅族慕華風請予為立字其高祖
武都王開府儀同三司國朝重臣子頌王孫晨夕念爾
祖之忠實忠實者誠也於是以思誠字之

吳彤文明字說

學子吳彤年未弱冠就孫先生受學彤字文明問其字
學於予予諭之曰書有高宗彤日篇許氏說文云彤祭
名也訛傳肉傍从彡戴氏六書故以肉彡二文之合非

會意又非諧聲義無所取遂廢其字而謂彤日之彤蓋
彤字之假借彤丹傍从彡以丹飾物也徒冬切而亦有
融音攷之韻書融與彤通用註援張平子思玄賦中之
彤彤本祖左傳其樂融融之融而無丹傍彡推尋聲畫
戴氏之言假借不為無據也融高傍諧虫聲釋為炊氣
之上出而散融亦訓明詩曰高明有融朱子曰融者明
之盛南方陽明其氣融散是為文明之地人之陽明勝
則德性用而天理春融是為文明之人也融彤二字一
義爾彤之字文明其以此歟

黃鍾仲律字說

昔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為管而吹之其長九寸本此九寸之管遞相損益各因其長三分之或損其一或益其一而為十一管并初管之一凡十二以候每年十二月之氣是之謂律吹十二管之聲管最長者聲最下管以漸而短則聲以漸而高於是各如其管聲之高下而鑄十二鍾焉其聲合於九寸之管者六鍾名黃鍾其鍾聲如十一管之以漸而高者名大呂名大簇名夾鍾名沽沆名仲呂名蕤賓名林鍾名夷則名南呂名無射名應鍾此十二名鍾之名也既定各律之聲遂以管聲而鑄各律之鍾既立各鍾之名就以鍾名而

名各管之律蓋十二鍾之聲由律而起十二律之名則由鍾而得也黃氏子名鍾而字仲律予為推言鍾律之義十二管之稱為律何也律者行節也十二管聲有高有下為樂之節猶行之節也第一鍾之稱為黃何也黃者中也黃鍾之聲中聲也其聲比十一鍾為尤下而曰中聲何也十一鍾者樂所有之聲也但以樂所有之聲而校則黃鍾之聲最下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則黃鍾之聲正當高下之中也聲下者濁聲高者清樂聲陽也貴輕清賤重濁惟黃鍾為中聲截自中聲以上輕清者用之其中聲以下重濁者不用也故樂有黃鍾以上之聲而無黃鍾以下之聲用其清不用其濁

也律管之長短黃鍾之九寸適其中也律皆短不及黃鍾之管則為清聲而可以入樂儻若加長過於鍾之管則為濁聲而不可以入樂矣黃鍾介乎清濁之間其聲非清也亦非濁也所以謂之中聲歟君子無過無不及之中德為衆行之本其亦猶黃鍾不清不濁之中聲為衆律之本者哉

曹貫字說

曹氏子年未弱冠而勤於學雖從俗學舉子業留吾門數月獲聞道德性命之說欣然若有領會蓋可與語上者貫其名也奉世父暨父之命請予字之而予字之曰伯通繩穿鐵謂之貫夫子以貫之一言喻門人惟子貢

會子得聞之爾朱子之釋曰貫通也凡學之大端有二知必致也行必篤也子貢之於知每物而致焉曾子之於行每事而篤焉及其日久而功深也物物無不致事無不篤夫子乃舉一以貫之之語以告俾其所行之十百千萬豁然渾然而通于一故曰貫雖然此未易到也今之學舉子業者亦欲其經明行脩然而經豈易明哉行豈易脩哉必也逐字逐句而究諸經隨時隨處而謹細行究之究之而於經益以明謹之謹之而於行益以脩則子貢曾子之真知實行漸可晞而夫子一以貫之之傳又豈待借力於人而後可幾也哉貫乎其

志於道也亦爲之而已矣

何自明仲德字說

讀聖經者先四書讀四書者先大學大學篇首第一事則明明德也讀之者幾千萬億人其能知明德之爲何物而明明之法宜何如者果有其人矣乎予每嘆世之讀書者大率如梵僧之誦咒依其字作其聲而漫不究其所以然江州瑞昌之何世科世儒自昔多才子弟若宋景祐進士御史中丞宣徽公之十世孫名自明字仲德者其傑也始予聞其名聞其字固驟然異之及見其人方役役郡從事之勞而超超塵埃外之趣益有以驗其

資質之美既而以其名以其字請其說於予予以病夫大學篇首之三字讀者往往忽視今以是爲名以是爲字而有所請其殆知此三字之不易能乎德者人人所同得也而鮮或明之何哉有查滓以混淆於未生之先有邪穢以汚壞於既長之後德之所由不明也必也銷鎔其查滓必也杜絕其邪穢而後可使吾氣血所成之身如無身使吾耳目所接之物如無物明之參半邪穢漸無矣明之十全查滓悉無矣噫亦在乎明之至於盡而已爾明明之法不一讀書爲入門亦其一也然讀而不過尋行數墨之讀縱使精通訓詁洞了意義亦外也

而非內也虛也而非實也而况訓詁之不通意義之不
了者乎噫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於心從何而萌聞犬
馬呼已能輒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張張如無目
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
儻能感觸前聖之所已言歸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
有覺焉譬猶日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后至寶畢見
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此仲德之德而能自明則如此
凡予所云頌與今世之士共學而未有肯同者也仲德
將思稱其名稱其字乎暇時尚當竟所未竟之說

張彝字說

益都張志道之子名彝彝者常也予謂字之曰伯常彝
之訓為常何也彝尊也常旂也尊之屬有六而彝以盛
鬻也灌之所酌也彝在六尊之外視六尊為尤貴旂之
別有九而常則繪日月王之所建也常在九旂之中視
九旂為最重凡人臣之功銘之於彝書之於常取其常
用常存之器物與宗廟國家同其永久也是以日月之
旗名為常鬻也之尊名為彝而亦訓為常也張彝之父
今良吏彝勉勉進脩克常所學異日學成其事業將如
百之銘于宗彝書于太常者此予所以字之之意云

